

四書箋義

書



孟子集註箋義卷之三

萬章章句上

朱子集註

豫章後學趙

惠

箋

耕歷山時

箋事見公孫丑上

公明高曾子弟子

箋按集註此語本趙岐註

云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然不知趙氏何所本按禮記祭義及戴記曾子大孝篇皆有公明

儀問於曾子皆註云公明儀曾子弟子豈非公明高或公明儀兄弟歟

二女妻之以觀

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

箋史五帝紀堯以二女妻以觀其外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

賈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一年所

孟子箋義三

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箋史記正義曰聚謂村

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也

父母使舜完廩章

舜穿井為匿空旁出

箋空音孔括地志云舜井在媯州臨武縣西城中其西又有一

井耆舊傳云並舜井也帝王世紀云河東有舜井未詳列女傳二女教舜上廩曰鵲汝衣裳鳥工往教舜

穿井曰去汝裳衣龍工往故謂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

千盾也戈戟也琴舜所

彈五絃琴砥鏑弓也

箋周禮掌五兵五楛鄭云五楛干楛之屬禮圖云戈今之句戟

又云今之三鋒戟也乃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戟也通鑑外紀云舜彈五絃之琴歌

南風之詩瑯弓漆赤弓也尚書云彤弓一是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

箋周禮校人掌





土馬之政哀三年傳枝人乘馬杜註枝人掌馬春秋分記云春秋枝人與周禮義同而馬數不可考是皆以為主池沼小吏未詳

象日以殺舜為事章二人

比周相與為惡箋左傳文公十八年云帝鴻氏不才子頑嚚不友相與比周天下之民謂

之渾敦疏云窮奇是共工渾敦是

驩號構杓是鯀饕餮是三苗也

舜之於象仁之至

義之盡也箋集註於孟子言歸斯受之章亦云仁之至義之盡所引二語出禮記郊特牲孔

子於衛主癰疽章

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箋周禮天

官瘍醫掌療瘍以五毒攻之注瘍創癰也周禮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注云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即後世

宮人主宮門者

顏讎由史記作顏濁鄒家云孔子

嘗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据此則不特讎由與濁鄒之名不同而言子路妻兄亦與孟子異

子衛靈公幸臣箋史記韓非傳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則

既而彌子瑕之母死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

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志其口而念我及彌子愛弛得罪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左傳哀公二十五年初衛人鄭夏丁氏以其幣賜彭封彌子杜注彭封彌子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集註所謂幸臣其

難進而易退者也箋見後威司馬宋大夫向事可證矣

雕也箋宋儒以桓公為威公桓司馬為威司馬者蓋宋欽宗名桓避諱以威代桓如漢明帝名莊漢

孟子箋義三

二

書以莊助為嚴助莊  
子陵為嚴子陵是也  
**末章** 得五羊之皮箋戰國策秦始皇卷

姚賈曰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賈以  
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伯西戎  
**晉欲伐虢道經於**

**虞**箋春秋僖公二年傳晉獻公從荀息言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官

之奇諫不聽五年晉復假道於虞十二月晉滅虢師  
還遂襲虞滅之又按公羊云晉滅虢荀息操璧牽馬

而進曰璧則如故馬齒加長矣又國語云虢公夢有  
神人面自毛虎爪執鉞立於廟公懼而走神曰無走

帝命曰使晉**飯牛而牛肥**箋語見莊子田子方篇云難進易退箋記表記云子

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紫陽格言亦

云進以禮退以義者古  
人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孟于義義三

### 附錄

**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禮記祭義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都**

**君**莊子徐無鬼篇舜有糴行三**鬱陶忸怩**洪氏五筆

**多見於經**子惟見於孟子及尚書**象日以殺舜為事**

**五子之歌**皆弟告兄之辭何也

**龜山語錄**或問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終不為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

章所傳之謬據書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  
做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特堯已妻之二女又使  
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於畝畝之中象必不敢但  
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亦不暇辨**殺**



三苗於三危

据尚書則曰竄三苗莊子亦云投三苗於三危按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

上蔡音素葛反殺說文作藜音同攙

有庫

今河中都蒲阪

而封象於有庫說者謂道州也相距數千里欲常常

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豈不難哉古書不可致

詰大抵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按禮記曾子問

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

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又坊記子曰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示民有君臣之別也

陳公孫貞子如吳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使太宰

孟子箋義三

萬章章句上

趙岐註

孫奭

疏

豫章後學趙 惠 纂要

旻天

註秋天也幽陰氣也

九男

註九子事舜以為師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

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

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允嗣聞其餘

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見於經 五十

而慕

註舜生三十微庸三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

完廩捐階

疏以史記觀之

則相階之說是此之文也大抵學者不可執此以爲深然當以意喻然有自判之論可矣治樓

疏云蓋取類四罪號饕餮史記云共工少皞氏不才於禽棲故也

子天下謂之窮奇者也驩兜帝嚳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敦者也鯀顓頊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者也

欲常常而見之按隋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

書之末唐有三卷徐邈為之註焉蓋其文也咸丘

蒙問曰註云孟子弟子齊人疏經傳未詳今案春秋推之則此所謂咸丘蒙者豈咸丘之人有以蒙為名者邪是未可知也註云乃齊人也者蓋孟子時魯國為齊所侵故咸丘乃為齊地

有所問於孟子即為弟子矣然後之中國疏所謂中國劉熙云

帝王所都為避舜之子均女英生也外丙二年史

中故曰中國避舜之子均女英生也外丙二年史

記文已具公孫丑篇內此不錄然史記乃云外丙即位三年今孟子云二年蓋史記不稽孟子之過也

耕子有莘疏左傳莊公二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杜預註莘號地又云饒國今滎陽縣是

也割烹要湯賤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之五反然後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事湯

任以政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去君專君授君勞君寄君等君破君國君三歲杜

君凡九品圖畫其形是也彌子瑕疏哀公二十五年彌子飲衛侯

酒許云彌子彌子瑕也不悅於魯衛疏史記孔子自

是有幸於衛靈公者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

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歲

孟子卷義三

五



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主司城  
貞子為陳國之卿非宋卿也亦恐史家繆誤  
貞子註貞子之行不可得而詳由其謚而推之亦守  
正者也今以宋六卿考之司城在司寇之上右  
師左師司馬司徒之下古有司空無司城特宋有之  
者按左傳桓公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杜預曰武公  
名司空遂廢註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  
為司城也陳侯周謚但曰陳侯周疏案史記世家  
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為濬公又按濬公年表六年  
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即濬公是為懷公之子濬公即  
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以兵伐殺濬公遂滅陳是歲  
孔子卒于魯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三歲晉楚爭強  
更伐陳及吳侵陳孔子遂曰歸與歸與然則濬公六  
年孔子來至居三歲遠復適衛而歸魯是濬公八年  
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子主於司城是濬公之臣  
矣今孟子乃云為陳侯周臣是陳侯周即濬也五

孟子義三

羊之皮註自賣五殺羊皮疏說文  
云殺夏羊牲曰殺羊也

萬章章句下

朱子集註

豫章後學趙 惠 箋

集大成章 金聲始震而玉終詘然

箋禮記聘義君子比德於玉云

云即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詘音屈絕  
止貌也故相如賦注詘盡也本屈字亦作詘故兕寬

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至亦此意也箋漢武帝元鼎

乃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  
兕寬寬曰惟聖主所由制定非羣臣所能列惟天子

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封禪儀語錄云云兜寬亦引金聲玉振是時未有孟子之書必古曲中有此語愚謂孟子之書出於文帝時兜寬在後未詳語錄之意

北宮錡問曰章 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

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箋邾曹姓子爵顯帝之後國在藁慶府鄒縣隱元年傅公及邾

儀父盟于蔑末王命故不書爵孫復曰邾附庸之國未得列于諸侯故書字以別之又有小邾子名邾犁

來乃夷狄之附庸國在徐州滕縣註五年書邾犁來來朝胡安國曰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例書名

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人可食二千八百

八十人至可食九人 箋按晦翁門人有永嘉徐居父名寓徐仁又名容集註所引徐

孟子箋義三

七

氏未知孰是徐氏三說皆本玉制諸侯之下士祿食

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

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

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

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六人此皆

上農夫食九人之數食九人者王制疏云以史記云

按廩人云中歲人食三鬴一釜六斗四升其九人之

內老幼相通不皆人食三鬴故食九人也近年書坊

刊本君田三萬二千畝多誤以二千為三千餘田三  
百使讀者疑誤尤不可不考 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  
皆助法之公田 箋孟子言大國之地方百里以方里  
每井除二十畝為人家廬舍則僅八千畝彙集註引  
徐氏之說則其數與助法之公田不合何耶蓋方百



里者以四方計之開方當四百里一里之中公田八十畝四百里之中四八三十二所以三萬二千畝也

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

箋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

且諸侯方四百里而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周禮言諸伯地方三百里子二百里諸男方百里而孟子言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如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地農夫食九人上地食八人周禮言中地家六人而孟子言中食七人中地食六人此不與周禮同也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孟子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為五等王制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則自君一位至下士一位凡六等王制主於分田制祿而孟子主於制地分祿王制言天子之三公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

孟子箋義三

八

視侯元士受地視子男此不與王制同也王制註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語錄亦非之矣今愚按孟子所言固與周禮王制不合而王制又與周禮不合說者以周禮兼附庸而言之晦翁謂此皆強為之說耳先生嘗疑左氏所記當時官號職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周禮蓋亦周官草定之本而未及行者又案王制疏云鄭答臨碩云孟子當指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集註所謂其事蓋不可一二追復諒哉又林少尉羣經辨惑有王制辨皆此意

為貧章

亦有為不能親操井

箋後漢西羌傳馬充為太守俸秩盡

給交友妻子不免自操井白又梁鴻字伯鸞妻孟氏名光字德耀俱隱深山孟氏權髻布衣荆釵布裙躬操井士之不託諸侯章 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

謂之寄公

箋儀禮子夏傳寄公為所寓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又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

公註寓寄也又云寄公如魯昭公為季氏所逐二十五年經書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齊侯曰自莒驪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此即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也

臺賤官主使令

者箋昭七年傳云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人有十等也疏云卑造也造成事也與眾也佐卑舉眾事也隸隸屬於吏也僚勞也共勞事也僕僕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微名也

敢問不見諸侯章

齊景公田事見春秋

傳箋昭公二十年傳齊侯田于沛沛音貝景公疾愈而獵也

通帛曰旃交龍為旂

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箋按集註語出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日

孟子卷三

九

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旌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旗龜蛇為旒全羽為旌析羽為旌賈公彥疏云周之大旗皆用絳以周建子物萌色赤故尚赤通帛者通體畫用絳之赤帛雜帛為物者以帛素飾其側乃殷之正色殷以建丑為正物芽色白今用帛素飾其側兼用先王之制也全羽析羽皆用五采繫於旒旌之上前世用夏翟之羽曰夏采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若冬官鍾氏染鳥羽是周法染鳥羽為五色也爾雅云因章曰旃註以白帛為旃因其文章不復畫之此又與周禮之通帛為旌不同

末章 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

箋漢元平元年昭帝崩無嗣大

將軍霍光立昌邑王賀為皇帝二十七日荒淫無度凡一千二百二十七事光以太后廢昌邑王賀歸本邑而立宣帝集註謂委任權力之不同者武帝嘗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故光得以權



昭廢質  
立宣也

### 附錄

#### 金聲玉振

呂東萊策問進士孟子論集大成之說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之巧力則聖至而智中以智為尚則害前說以聖為尚則害後說愚以集註詳前說智之事乃三子之所知偏於一故於聖之事所就亦偏於一後說智譬則巧正以三子之巧不足者即前說之所知偏於一也聖譬則力者三子之力有餘而僅成一節之聖即前說之所就亦偏於一也故復以射之巧力發明前所論智聖二字之義前說無害於後後說無害於前也因畧辨之

#### 天子與大國次國小國之鄉

孟子卷之三

十

#### 大夫士

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當其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註云大國之士為上次國之士為中小國之士為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上士中士下士春秋分紀職官書天子之士不過三命名氏通上士也再命申士則稱名謂獨以名舉耳公羊稱宰啞曰宰者何官也宰士也孔穎達曰周禮宰夫小宰皆是大夫未知宰啞是何宰也宰夫職曰凡邦之帛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鄭元云帛事帛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既掌帛事

或即充使此蓋宰夫也按春秋再命稱名不以官錄  
春秋書曰宰何得直以為中士哉下士即宰旅一命  
稱人凡書主人皆下士之職又襄二十六年傳韓宣  
子聘于周曰晉士杞將歸時事於宰旅杜預註宰旅  
家宰之下士按周禮太宰之屬有旅下士三十有二  
人是知宰旅為冢宰之下士也以其官卑故下士獨  
得旅  
稱也  
孟獻子友五人  
按晉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  
引之而云左傳者國語乃左氏春秋外傳故亦以左  
傳稱然獻子所友未必鬪臣否則或以其才足以勝  
人而謂  
晉平公  
名彪諡法執事有制曰平悼公子襄  
之嗣與  
公十五年嗣立昭十年卒在位二十  
八  
委吏  
古疏引孔子世家云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  
史索隱職音持又音杙蓋繫畜之樁也又按  
周禮春官肆師乃此職字註云  
櫪可以繫牲也音職又音弋  
招虞人以旌  
周禮地  
官澤虞

孟子弟義三

十一

之職若大田獵弊田植虞旌以屬禽注澤虞有旌以  
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析羽弊田弊者止也屬禽致  
禽而校其數拾虞  
人以旌或做乎此

萬章章句下

趙岐註

孫奭

疏

豫章後學趙

奭

纂要

伯夷聖之清者也

至

非爾力也

疏蓋能至亦射之善  
者矣而能至能中者

又備其善者也能清能任能和亦聖人之善者也能  
時是備其聖之善者也此一段則孟子總意而解其



始終條理也而始終條理又解金聲玉振者也金聲玉振又喻孔子集三聖之大成者耳蓋條理者條則有數而不紊理則天子一位至五等疏父天母地而有分而不可易也天子一位至五等為之子者天子

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斥堠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而其德足以養人者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君一位至六

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故曰男也君一位至六等疏出命足以正眾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知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

皆去其籍疏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者列國之後諸侯類皆以強吞弱以大并小齊魯之始

封儉於百里至孟子時齊方百里者十魯方百里者五此諸侯所以惡其籍而去司祿之職也

次小國疏列爵惟五分上惟三此所以有公侯一夫伯子男而又有大國次國小國之殊

五子箋義三

百畝疏古者制民之產以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疏畝百為夫所以一夫受田百畝也

人豈謂此五人者乎然而名字則未之詳際可之仕疏左傳趙簡子云魯孟獻子有鬪臣五

公養之仕疏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又案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

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養之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估頃之或謂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

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考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有按據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

樂之時時靈公即位之三十七年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問陳之時

則即位之四十二年衛靈公委吏疏孔子世家云孔是年卒後之學者宜精究之

而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息蕃牛羊茁壯註茁生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是其事也

長貌詩

云彼茁者葭茁出也蘆之始出也仕有官職疏語云君命召不俟駕宰以其有官職也而行是時孔子為中都

### 告子章向上

朱子集註

豫章後學趙 惠 箋

如荀子性惡之說

箋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又曰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

皆失其性故也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不然据此篇近反覆以孟子言之蓋欲立論以求異於孟氏也

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箋揚子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

孟子箋義三

三

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歟愚謂揚雄之論其病根在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一句即如告子認氣為性而司馬公曰孟子以為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寔夫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猶陰之與陽也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善至多惡至少則為聖人惡至多善至少則為愚人善惡相半則為中人按司馬公之說寧不信孟子而信揚雄且謂雖聖人不能無惡尤為大病雖上聖不能無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則確乎不易矣因詳註其說庶可合而觀之

性有三品之說

箋韓愈原性云性之品有上中下三

下也下焉者惡而已矣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



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程子以原性為少作恐其考之或未詳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箋朱子曰氣質之性起於張程本於周子太極圖說 富歲子弟多賴章 易牙古之知味者箋易牙名巫一曰狄牙齊桓公雍人而有寵說苑云易牙解其子以食君揚子云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韓非子曰易牙為君子主味 仁人心也章 義者行事之宜箋祭義義者宜此者也楊子重黎篇事得其宜之謂義

### 附錄

孟子箋義三 十四

天生蒸民洪氏五筆云孟子解天生蒸民四句只添二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而此詩之旨粲然矣愚因洪氏之言而切詳程子解經每用此例 仁之勝不仁也子讀文子其書有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及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時人孟氏之言蓋本此

### 告子章句上

趙岐註

孫奭 疏

豫章後學趙 惠 纂要

白羽之白

至

猶牛之性

註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疏犬之性金

畜也故其性守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

子都之姣

疏詩山有扶蘇云不見狂且箋

云人之好色不往觀子都反往觀狂醜之人

弈秋

疏弈從升言速兩手而秋秋之弈者又取其落弈

之義案傳記有云弈秋通國之善弈也有過者止而聽之則奔敗笙汨之也又云隸首天下之善算也有

鴻鵠過彎弧以擬問以三五則不

能掌也

以喻義魚以喻生疏史記宰夫胹熊蹯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

註蹯熊掌其肉難熟以其熊蹯之味又有美於魚而

義又有勝

趙孟能賤之

疏即晉襄公之臣趙盾是為于生也

孟子箋義三

十五

告子章句下

朱子集註

豫章後學趙

惠

箋

紛戾也

箋紛見軫韻又銑韻二音戾與袂同紛韻注按也按韻注紛也將也通作戾拗袂固相違

也韓愈送窮文換手翻美校手即紛臂之義

未嘗膠柱而調瑟

箋通鑑趙王欲用趙

括為將蘭相如曰大王以名用人猶膠柱而鼓瑟耳

又楊子先知篇或曰以律聖人之法將來譬猶膠柱

而鼓

曹文問曰章

禮記說匠為鶩是也

箋曲禮下庶人之摯

匠註說者以匠為鶩鴨也匠音木

小弁小人之詩章

周幽王娶申



后生太子宜白

箋宜白周平王名周幽王初娶申國之女為妻幽王嬖之欲立為后幽王遂廢申后并廢太子申侯怒遂與緡西夷犬戎攻幽王殺之虜褒姒平王即位東遷于洛邑辟戎寇周衰而諸侯

疆矣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之年也於是宜白

之傳為作此詩

箋集註招詩序舊說集傳云此詩明白為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

必為宜白耳序文以為宜

七子作此詩以自責

箋詩集傳

云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詞非美七子之作也愚又按小弁之所以言怨者如云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心之憂矣深既隕之類是也凱風之不想則自責以為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有子

宋攄將之楚章 莊子有宋

孟子箋義三

鉞者

箋見莊子孟子曰五霸者章 丁氏曰云云

纂疏謂丁氏之說本杜預春秋註者蓋成公二年齊

賓媚人對卻獻子曰五伯之霸也云云杜預註夏昆

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

晉文杜不知何所本王制天子百里之內以為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千里

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

帥共音恭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蔡邕之會陳牲而

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不殺讀書加于牲上一明天子之禁

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卯九月戊辰諸二十而取一章

白圭名丹周人也

至居積致富

箋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

侯時李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僅僕共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戰國策白圭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為姦不能禁狗不吠已也又白圭謂魏王曰云云鮑注云趙岐以為周人陳子曰章所謂際可之仕若非也蓋魏昭王時人

孔子於季威子是也

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陳適衛衛靈公問孔子來喜郊迎之

此所謂際可之仕也他日靈公問兵陣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舜發於畎畝之中章膠鬲遭亂販魚

孟子象義三

鹽文王舉之

箋膠鬲本殷紂之臣公孫丑上王子比于箕子膠鬲皆賢人也以紂之亂隱於

漁鹽故文

管仲囚於士官威公舉以相國

箋莊公九年傳夏公

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名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告曰管夷吾使相可也公從之孫叔

敖隱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

箋史循吏傳叔孫敖者楚之處

士也虞邱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荀子非相篇叔孫敖期思之郟人也期思楚邑名今弋陽期思縣左傳宣十二年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杜註為教為叔敖又曰令尹孫叔敖弗欲戰或云叔孫敖或云孫叔敖皆為教也其子封於淮之固始曰



潘鄉漢延熹三年五月廿八日立楚相碑云楚相孫君諱鏡字叔教本息縣人又見小學書註

### 附錄

淳于髡

史記淳于髡既與孟軻慎到鄒奭荀卿同傳又與優孟優旃同滑稽傳云齊之贅婿也長

不滿七尺滑稽多辨華周杞梁之妻公襲莒杞梁死

數使諸侯未嘗屈辱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

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說苑齊莊

公攻莒為五乘之賓而杞梁獨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食女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五乘孰不女笑生

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女下也及與莒戰

孟子箋義三

梁遂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妻周公之封於魯傳寅羣

聞而哭城為之地隅為之崩周制軍愚既圖之矣其增

周墉地域圖序云周之封國制軍愚既圖之矣其增地制域不可不辨在昔夏商分土惟三公侯皆方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地儉於此而不過國世守於此而不陋其軍賦悉取於此而常足周大司馬制

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其制也故孟子答北宮錡周室班爵祿之問其說正如此又告滑稽

曰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

儉於百里孟子豈無所據而言哉然周大司徒凡建邦則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

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不惟與孟子異其與大司馬亦不同何也蓋封國制軍三代同而增地制

域則周與夏商異耳司馬舉制軍言司徒舉制域言而孟子言制軍不言制域則蓋有為也戰國兼并甚

矣若與人言周公之增地則不幾於助桀乎不幸而  
典籍之去亦幸而典籍之既去諸侯亦莫知其制域  
之由故孟子亦因得以譏魯之方百里者五是孟子  
所以為善藥當時之病歟以諸侯之方四百里攻之  
其食參之一則正五同有奇也是魯於周制未嘗有  
所增也孟子之言蓋杜其原也亦猶周公之征闕市  
孟子故不言而特舉文王之治岐譏而不征者言之  
則可以見孟子之心矣使孟子得遇明王之興以行  
其道其封國制軍必夏其闕市不征必文王而周  
官之法孟子之所損益者必非一一綱目而已也  
卯之會趙氏註陳留外黃縣有葵卯魯地也僖九年  
經杜註亦然疏云莊八年傳曰連稱管至父  
戍葵卯杜云齊青州臨淄縣西南有地名葵卯知此  
葵卯與彼異者傳稱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西為此  
會則此地遠處齊西不得近在臨淄釋例以為宋地  
陳留外黃縣有葵卯或曰晉河東汾陰縣為葵卯非

孟子箋義三

九

也經書夏會葵卯九月乃盟晉為地主無緣欲會而  
不及盟也愚按趙註魯地或云晉地孔疏引釋例以  
為宋地考之春秋疆理書魯晉皆無葵卯齊地有葵  
卯而與此異惟宋地指掌圖及釋名有葵卯終當以  
宋地為是

告子章句下

趙岐註

孫奭

疏

豫章後學趙 惠 纂要

見於鄒君

疏蓋謂曹交欲挾鄒君而問是挾貴而問  
者也是以辭之而已抑亦不屑教誨之謂



也 烏獲

疏秦武王時力士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六國時人也

高叟之詩

疏高子老孟子稱曰叟蓋叟者長老之稱

小弁 疏褒姒生子伯服則伯奇宜向也

宋姪荀

也場涼云宋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

孟子作宋姪

季任處守

疏任與薛同姓左傳云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茲是

公儀子子柳子思

疏史記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

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漢書曰公儀子相魯見其家織帛種菜曰吾已食祿

又奪園夫織女利乎子柳池柳也魯敬仲皮之子子碩兄也

華周杞梁之妻

疏華周華

也杞梁杞殖也皆齊大夫魯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還自晉不入遂襲莒杞梁華旋載甲夜入宿于莒

孟子卷三

邾明日先邾莒子於蒲侯氏云莒子

五霸者

疏史記諸

獲杞梁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為之崩

侯年表云周莊王十二年齊桓公小白即位周釐王三年始霸會旅諸侯於鄭周惠王二十二年諸侯伐

鄭周襄王元年夏會諸侯于葵邱襄王九年卒是桓公自釐王三年始霸至卒凡得四十三年晉文公重

耳自周襄王二十六年即位是為霸五年率諸侯以伐曹襄王二十四年卒即位凡得九年而已宋襄公茲

父自周襄王二年即位十三年伐楚十四年死泓戰是歲襄十五年矣秦繆公任好自周惠王十八年即

位二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是歲周襄王二十年三十五年伐晉報穀敗于汪三十九年卒是歲襄王三

十六年率諸侯誅陳夏徵舒立陳成公午二十三年卒是歲周定蔡邱之會

疏杜預曰陳留外黃慎子為

將軍

疏按史記項到趙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十

一篇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六篇墨子云公

輸子意欲殺臣般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

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

也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請

無攻宋城矣是慎子為善用兵也

盡心章句上

朱子集註

豫章後學趙

惠

箋

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韓魏晉卿富家也

箋春秋分

晉昭侯之後韓萬為韓氏之始三世至武子獻子穆

子景子宣子簡子莊子康子等至鞞穿魏氏始于畢

孟子箋義三

三十一

萬武子悼子文子宣子莊子獻子簡

子桓子至壽餘二氏皆世執政柄

耕田鑿井帝力於我何有

箋通鑑帝堯之時有老人

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

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舜耕歷山而田者遜畊陶

河濱而器不苦窳

箋歷山河濱見公孫丑上史記舜

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器皆不苦窳正義曰農相

侵奪舜往耕昔年耕者讓畔苦讀如監音古窳也窳

音庚人之有德慧術知章 疾疾猶灾異也 箋春秋

孫之愛我美疾也孟孫之惡我惡石也疾之美其毒

滋多盖疾者美嗜為病人之嗜物但知其美而不計

其為病故云雞鳴而起章 蹠盜蹠也 箋莊子盜跖

猶灾異也 蹠盜蹠也 篇孔子與柳



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志親楊子取為我章 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

以一毫利物

箋見學而第一如楊墨學仁義而差箋

墨子名翟魚愛無

所不愛也

箋亦見學而又莊子雜篇墨子曰昔禹之涇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

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禹大聖人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後世墨者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詳此語即無不愛之病而集註謂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者正謂此也 柳下惠章 微顯聞幽之意 箋微顯聞幽四字見

杜預春秋序

孟子箋義三 二十一

附錄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或問仁恕之別曰生底是恕熟底是仁有親當計較底是

恕無計較親當底是仁

五畝之宅

洪氏五筆云論語言詩者凡十二孟子言五畝之宅者凡

三愚按梁惠王上首尾言之此首篇之首尾也至七篇又言之而其語尤加詳此一書之首尾也孟子至七

峯王道不越乎此寓意深矣

有伊尹之志則可

孟子論三聖之清和任於伯夷之清

柳下惠之和則皆言其有溢與不恭之弊於伊尹之任既三言之則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二則

曰其自任天下之重也三則曰伊尹聖之任者也屢言其任而獨不言其弊何歟蓋所謂有伊尹之志則

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者此即任之弊也不與夷  
惠之弊同論而過於此發之其慮天下後世遠矣

### 盡心章句上

趙岐註

孫奭疏

豫章後學趙惠纂要

盡心知性

註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心者人之北辰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

事天

極枯

疏極足械枯手械

皦皦

皦皦也

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

孩提

之童

註孩提襁褓之童子疏襁褓負兒衣也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於背者也

痰疾

孟子箋義三

疏人之有小疾常露在

自范之齊

註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邑也

子母死

註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

### 盡心章句下

朱子集註

豫章後學趙惠箋

### 春秋無義戰章

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箋僖公四年齊桓公

侵蔡蔡潰遂伐楚齊以包茅之貢不入昭王南征而不復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召陵潁川召陵縣也常山劉氏曰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齊桓伐楚不由王命非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也然



楚乃蠻夷之國強暴僭逆憑陵中國桓公能奮中國之威一舉而服之天下不胥為左衽者乃其力也公羊傳盟于召陵喜服楚也胡氏傳云序

威績也揚子稱之曰春秋美召陵是也

杵齏杵也箋混一書解良齏曰杵兵之無刃者漂瀝也澱血至於染杵言反闕之力也舊說血

流漂杵為血可以漂杵孟子疑之蓋孟子以仁義說當時之主不以其辭害意後世不求其意末之思耳

夏氏曰孟子恐後世嗜殺之主指孟子以為口實故為此拔本塞源之論此孟子有功於武王也愚謂詳

下章即可知上章之意謝氏曰杵兵之無刃者即集註或作鹵楯之義也

有人曰我善為

陳章 書恭誓文與此小異箋恭誓下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

懍懍若崩厥角詳書意勉將士不可無畏懼之心寧執我非敵之志孟子則謂武王使商人無畏故其文

小梓匠輪輿章 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箋莊

篇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曰君之所讀

者古人之糟粕已矣以臣斲輪之事觀之不徐不疾

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臣

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 民為

貴章 建國則立其壇壝以祀之箋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

之田主註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壇壝外壝埒也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小司徒凡建國立其社

稷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不能為民禦災捍患箋記祭法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勞

年穀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箋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蜡者索也歲十二月

孟子箋義三 二孟

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  
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蜡有  
八者先嗇一也若神農也司嗇二也后稷是也農三  
也若田畯也郵表畷四也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  
田間之處也貓虎五也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謂  
其食田豕也迎其神而祭之也坊六也水庸七也坊  
與水庸土反其宅水歸其壑也昆蟲八也昆蟲暑生  
寒死螟螣之屬為害者也啜音徹又音揣督約之約  
音仁也者人也章 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  
也禮也者履也 箋外國本蓋舊傳高麗有寫本如此  
禮記祭義云仁者仁此者仁此者也禮者履  
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以此  
文證之外國本或又是又樂記云禮也者理也禹之聲  
章 周禮所謂旋蟲是也 箋周禮鳧氏為鍾旋蟲謂  
之幹幹鍾柄所以懸之也

孟子義三

三

鄭司農云旋蟲者以蟲為飾 口之於味也章 張  
若今時蹲熊盤龍辟邪是也

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 箋晏嬰字平仲史記孔  
子適齊齊景公欲以尼

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孔子威容飾登降之禮趨  
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窮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

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索隱曰尼  
谿之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異逃墨必歸

於楊章 仁之至義之盡也 箋此語蓋禮記祭義  
凡兩言之集註本此言

近而指遠章 古人視不下帶 箋曲禮視不上於衿  
不下於帶凡視上於衿

面則傲下於帶則曾皙嗜羊棗章 又謂之羊矢棗

憂裕交頷也音劫孔子在陳章 子桑戶死琴張臨  
箋爾雅羊棗俗呼  
為羊矢棗又名遵



其喪而歌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

箋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

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我猶為人矜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註編曲鼓琴指孟子反琴張也檀弓下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齊衰而入見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

歌末章 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

箋孔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三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二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年而魯平公繼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公之末共公之初以魯平公之將見孟子而臧倉沮之梁惠王見之而稱曰叟

孟子箋義三

其年先後於穆共之間槩可想矣鄒魯相去又近見八佾鄒魯邑名箋

### 附錄

#### 晉人有馮婦者

明道先生

初年好獵後因學於周子一日自謂習好已除周子未許示以持久之意明道疑焉後十二年明道遇見獵者而心喜之方知周子之言有味而習好未易除也

#### 盡心章向下

趙岐註

孫奭

疏

豫章後學趙

惠

纂要

革車虎賁

疏孔安國云兵車百大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

虎賁勇士稱

邱民

註邱十六井也天下邱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

不理於口

疏大不能治人之口使不訕己者

以其昏昏

疏是所謂曲共

表而求影之正濁追蠡

疏所謂太山之溜久而穿石其源而求流之清

一日是為馮婦

註馮姓婦名也布縷粟米力役

疏布軍卒以為衣也縷鐵

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

吾黨之士

疏五百家為黨故曰吾黨之士

孟子卷之三

二十七

也琴張曾皙牧皮

疏琴張子張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

孟子集註箋義卷之三終



中庸章句箋義卷二

朱子章句

卷二

豫章後學趙

惠中箋

按衛氏禮記集說嘗川倪氏曰堯咨舜曰允執其中舜授禹曰允執厥中仲虺謂湯建中于民孟子曰湯執中文王演易以二五為中洪範以皇極為中周禮以五禮防民偽而教之中而未  
有言庸者孔子始以中對庸言之其在易之文  
言云龍德而正中者也繼之曰庸言之信庸行

中庸箋義序

之謹然猶分言之也至論語始曰中庸之為德  
於是中之與庸始合為一子思之名中庸蓋本  
諸孔子

愚按漢小戴以中庸大學雜於禮記中至程子  
始表而出之又按孔叢子云子思適宋宋大夫  
圍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祖  
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  
四十九篇而王恭懿註家語又謂子思作中庸





中庸章句箋義卷一

朱子章句

豫章後學趙

惠 箋

第一章 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

箋天命之謂性初不見其

無物而言朱子乃無人物言性者蓋書言人為萬物之靈此合人物而言性也故中庸於首章之末推致極功則天地位萬物育此性道教所以合人物並論又二十二章至誠之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正是天地位萬物育之事以人物言天命之性者蓋喜怒哀樂情也箋禮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有自來能又昭二十五年傳云天有六氣在人為六情謂喜怒哀樂好惡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彼傳云喜生

中庸箋義一

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其義可知也禮運於六情之外增一懼而為七熊氏云懼則怒中之小別以見怒而怖懼耳今中庸於六情則有其四於七情則無其三蓋舉其凡耳

第二章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

箋按孔疏引唐陸氏曰王

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朱子易說乾卦中其唯聖人乎兩語王肅改一聖人作惡人如此亂道如小人之反中庸此却又改得是故或問云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諸說皆謂不煩增字而理亦通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愚按東萊呂氏曰人說小人之中庸欠一反字亦不消著反字蓋小人自認無忌憚為中庸然則東萊亦同諸說但朱子不明言之第十卷 衽席也箋記內席請何鄉將衽註謂更臥處衽臥席第十一卷 深也衽兵革者以兵革為寢臥之具也

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

漢纂疏引語錄云如

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隱僻詭異之

為又如荀子所謂苟難申徒狄尾生之徒是也

漢元帝時東郡京房學易於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

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

後竟以此亡其身成帝時王鳳專政諸王大威劉向

因災異之變乃將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

戰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

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篇號曰洪範五

行傳論奏之上心知向忠為王氏起此論也然終不

能奪王氏秦始皇紀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著始終五

德之運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用其說以為

周得大德秦獲水德之瑞宜從所不勝為水德而正

以十月其後孫臏亦用其說見信於當時通鑑論斷

云了翁所謂鄒衍一時之談諸儒千載之感信哉苟

中庸第義一

二

子所謂苟難者荀子不苟篇云君子行不貴苟難說  
不貴苟察名不實苟傳唯其當之為貴負石而赴河  
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  
非義禮之中也註云申徒狄恨道之不行發憤而負  
石自投于河莊子者義曰殷時人諱詩外傳曰申徒  
狄將自沈於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申徒狄尾生又  
見於莊子外物大宗師盜跖等篇口口口尾生與婦  
人期於橋下水暴至尾生不去遂溺死戰國策始皇  
卷註申徒狄射時  
抱石自沉于淵  
箋莊子終篇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  
一又楚辭遠遊篇道可受而不可傳其小無內者其

第十二章 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大無外 孔子問禮問官名之類  
箋家語觀周篇孔子謂  
南容敬叔曰吾聞老聃

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  
往矣春秋昭十八年傳郊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



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孔子聞之遂見  
鄉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  
夷猶鸛鳴類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

蓋鷺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之躍十三章如齊師  
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

違穀七里之違箋莊公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註齊地今濟穀城縣哀二十七年

晉伐鄭齊師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十四章  
不知杜註言其整也留舒亦齊地違去也

畫布曰正棲皮曰鳴然後持弓矢審固鄭氏註云正  
鳴之名出自此也疏賓射之謂之正正者正也欲

使射者外體之直是正鳴之名出自此射者而來也  
大氏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鳴此乃天子將有郊廟

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貢士可以與祭者賓射則  
張布侯而畫正著侯朝會王以賓射之禮以觀邦國

諸侯者也儀禮有五正三正二正者鄭箋詩天子五  
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而孔穎達正義駁鄭

云大夫士同射二上士一正誤耳正鳴之廣狹外皆  
居其侯中三分之一蓋外畔準侯之廣狹各居其侯

中之一也若止鳴之名有取正直為義者有取二鳥  
名者當並參之餘義又見八佾箋義註疏纂要毛詩

齊國風猗嗟論註疏甚詳第十六章 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箋乾文言貞者事之幹朱子本義云言事之所依以  
立蓋正而能固萬物依此而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

之葉孔穎達疏為齊之為言齊也箋記祭統云及時  
將祭君子乃齊齊

之為言齊也齊不洋洋流動充滿之意箋纂疏云流  
動充滿於上

齊以致齊者也

洋洋流動充滿之意

動充滿於上

中庸箋義一

三

下左右間者按禮記云設祭于堂為枋繹祭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蓋云祭于外則疑於內祭于內則疑于外此如在之所以不一而充滿於上下左右也

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焉

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箋按章句所引乃禮記祭義宰我問鬼神孔子答之云云疏言人生時形體與氣合而為生其死則形與氣分其氣之精魂發揚于上為昭明者神靈光明也焄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言百物之氣或香或臭然而上出其氣蒿然也悽愴者謂此等之氣人間之情有悽愴百物之精者人氣揚於上為昭明百物之氣為蒿悽愴人氣發揚於上為昭明此神

### 第十七章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史

箋

復求舜後得滿封之於陳又左傳襄二十五年昔

虞幕裔孫虞闕父為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妻其子滿

而對諸陳使奉虛帝祀滿蓋胡公陳世家胡公卒于

申公犀侯立自胡公至桓公十二世入春秋桓公

二十三年魯隱初立陳始終春秋凡十二公當哀公

二十一年而楚滅之陳滅而田恒得政於齊昭三年齊

晏子語叔向曰齊其為陳氏矣箕伯直柄虞遂伯戲

四人皆舜之後陳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至

周威烈王田和列於諸侯卒為建國秦始皇二十六年

年秦將王賁入齊齊襄王子建降秦齊滅二世元年

齊王族田儋及從弟榮弟橫皆豪傑宗彊儋率兵東

破齊軍於臨濟下殺齊王儋齊人乃立故齊王建之

弟假為王襲破齊虜齊王遂定齊地田橫是博陽自

立為齊王五年高相召田橫橫自剄而舜紀始絕因

詳記之以見盛德

必百世祀宜哉

### 第十八章 先公組紉以上至后

中庸箋義一



稷箋組紘即太公名古公亶父之父組紘又名諸盡

后稷凡十二世周禮春官司服註先公謂后稷之後

太王之前不窋至諸鬻也不窋后稷子通典慶州安

化縣即不窋城九域志古迹有不窋城韋昭註國

語以不窋當太康時窋諱入聲蓋音舟或音冑

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箋記王制云三年之喪

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又喪服小記云父為士

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

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註謂父

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為君也天子之子當封為

王者後以祀其受命之祖云為士則擇其宗之賢者

若微子者不必封其子為王者後及所立為諸侯者

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如遠無所

封立則尸也祭也皆如士不敢僭用尊者衣物愚

竊詳註文此乃禮之變然於義似未為允當故三禮

辨云父為天子子為士目唐虞三代以來未之有也

鄭氏以周封微子為證誤矣式庚誅死紂之祀絕矣

豈復有此禮乎此條疑取中庸第十八章之文而小

誤三禮之辨有補於禮

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

學因附於此庶有考焉

降箋其意已見註疏纂要其詳則有儀禮天子諸侯

正統旁期服圖及大夫降服或不降圖并有附載

朱子語云朱先生因言孫為祖承重項在朝檢此條

不見後歸家檢儀禮疏說得甚詳正與今日之事一

般乃知書多有不辨舊來有明經科便有人去讀這

般書註疏都讀過自王介甫新經出廢明經學究科

人更不讀書卒有禮文之變更無人曉得為害不細

愚因儀禮圖所載有此故并錄之使學者知禮之

不可不

第十九章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

講也

中庸家義一 五

士二官師一

箋按儀禮圖天子諸侯大夫廟制每廟皆隔墻隔墻後有閤門相通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不言官師者士一廟註云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廟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廟之為言貌也王制註天子七廟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釁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疏引禮緯稽命徵唐虞五廟夏四廟至子孫五廟至子孫六廟命決云周六廟至子孫七適士上士也官師諸侯中

士下士也謂為官師者言為一官之長也王制天子八十一元士大國次國小國上士皆二十七人天子之上中下士皆稱元士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箋按尚書顧命蔡註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訓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註疏赤刀寶刀赤刀削謂之赤者其必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刀削又云武王誅紂之時刀赤為飾大訓虞書典謨天球雍州所貢馬氏云玉磬鄭元云色如天者皆瑱未見瑑治故不以禮器先祖之遺衣服箋費氏曰小斂及大斂之餘乃名之以其服後尸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箋記

中庸義一

六

則以其服後尸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箋記



云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脯脯膳膏臊秋宜犢麋膳  
膏腥冬宜鱧羽膳膏醢註云此八物四時肥美為其  
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牛膏薌犬膏臊雞膏  
腥羊膏醢腥乾雉也脯乾魚也鮮生魚也羽鴈也膳  
食也膳之言善也美也  
肥脯強麋音渠消驢眉

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箋章句所引乃祭統之  
文夫祭有十倫焉此條

明第五倫見親疎之殺焉者謂尸主既有昭穆如主  
人及眾賓亦如昭穆列在廟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  
親疎之序而不失倫類此之謂親疎之殺也然必以  
太廟言者惟祭太廟之時則眾廟尸主皆來及助祭  
之人同宗父子皆至則羣昭羣穆咸在若不於太廟  
餘廟之祭唯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  
得羣昭羣穆咸在也若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者言君  
之眾兄弟子孫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各自相旅尊者

中庸箋義

在前卑者在後若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此  
明第九倫長幼之序也子姓者禮記祭之日君牽牲  
穆答君註穆子姓也是昭穆所生之子直言穆者文  
不備也而禮上冠衣不純素註子姓之冠疏云子姓  
者姓生也孫是子所  
生故謂孫為子姓  
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  
舉觶於其長而眾相酬箋今以儀禮中旅酬及弟子  
舉觶於其長之圖載於後

禮記卷之六 祭義第六

禮記卷之六 祭義第六

禮記卷之六 祭義第六

旅 剛 及 弟 子 舉 解 於 其 長 圖

賓剛長兄弟  
在階前位

兄弟弟子舉  
解於其長皆  
在階前中庭

賓弟子舉解  
於其長皆在  
階前中庭位

長兄弟剛舉  
賓長及旅剛  
交錯以辨皆  
在西階前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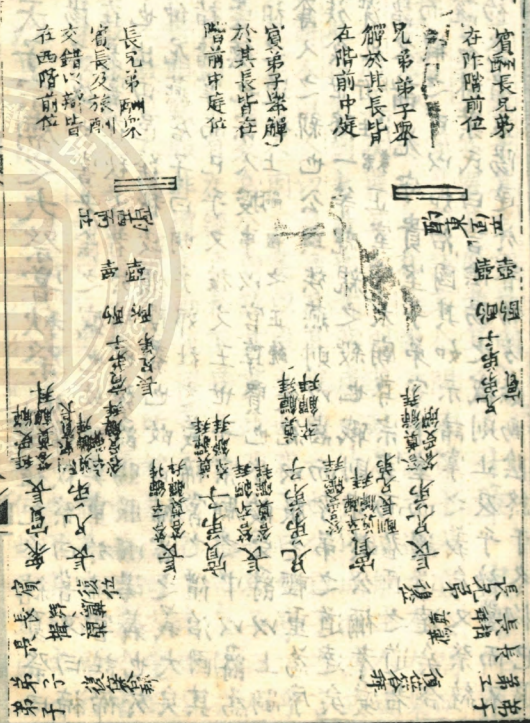
賓剛長兄弟  
在階前位

中庸箋義一

禘天子宗廟之大祭嘗秋祭也

笺禮記祭統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又曰禘

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註禘祭在夏嘗在秋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口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又仲尼燕居子曰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又按文王世子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饌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上嗣祖之正統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之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行主君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若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合此而觀之可以知治國其如示諸掌之義矣又祭統集說石林葉氏曰言陰陽之盛則止及乎禘嘗而不及約烝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于冬物已退



賓剛長兄弟  
賓弟子舉解  
賓長及旅剛  
賓剛長兄弟



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則亦舉其感者耳

### 第二十章

家語作為

政在於得人

箋見家語哀公問政第十七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存於得人取人以身至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

美矣至矣寡人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知至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

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天下畏之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至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

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故此章之首

自脩身以仁以下即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此即行之所始也

以其分而言

生知學知困知也及其知之一也安行利行勉行仁也及其成功

中庸義一

九

一勇也

困而知之勉強行之

以其等而言

生而知之知也學而知之仁也

也

上文

安行利行勉行三行為仁

下文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箋周禮地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註稍食祿廩也又稍人註距王城三百里曰稍

匪音分稍去聲周禮稟人職夏官稟人試其弓弩以上下

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稟人試音考上音賞

豐其委積以迎之

箋周禮夏官環人之職掌送迎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環人

者主環達賓客使不失脫路節者道路用旌節也地官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少曰委多曰積遺

去聲又遂師賓客則廵其道脩庀其委積庀其也庀音丕又記聘義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餘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此乃天子待邦國賓客之禮若諸侯相朝則主國禮賓之數如上公則五積三間乘禽日九十雙侯伯四積再間乘禽日七十雙子男三積一問乘禽日五十雙其詳見羣書百考諸侯相朝主國禮賓之圖此又與天子之禮不同因附註於此

### 大聘五年一朝

箋鄭註此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

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疏小聘曰問大夫三介卿五介故知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昭三年傳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聘五歲朝

中庸卷義一

十

不及比年者子太叔畧而不言詳見王制疏義今以鹵莽滅裂之學則陽篇長梧封人曰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昔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 二十四章

著所以筮龜所以卜筮周禮蔡人掌三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疏常用卜者先筮之筮輕龜重賤者先筮始伏義成於巫咸卜未聞其人史龜

策傳曰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有青雲覆之大戴禮曰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鄭氏云天子諸侯大夫之著莖者立卦者坐士之著短莖者卦者皆坐卦者坐左卒筮卦者始畫爻於地卒書卦於板以禮主人畫爻以木少牢所謂畫以木卦以板是也周禮太卜師龜人董氏占人凡五職皆掌龜卜之事董音隨則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其名六爾雅龜之名十龜策傳龜之名



有八逸禮天子龜尺二寸龜策傳曰龜千歲乃滿尺  
二十諸侯八寸禮家不寶龜龜儀禮大夫士祭筮而  
已則大夫無守龜逸禮又言大夫龜六寸者該也臧  
文仲居蔡以其不當僭龜也凡龜皆有文在腹下以  
火灼之觀其墨兆鄭氏曰卜用龜之腹骨近足者節  
萬香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周禮華  
氏掌共燠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蒸燠燕音藝燠  
音焦遂斂其燠契以授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燠  
炬也契灼龜之木也契謂之焯亦謂之楚焯楚荆華  
之類也焯讀如戈鑄之鑄焯他昆切焯與焯其名一  
也卜有繫帛牽卜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歲終計其  
占之中否國有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卜筮不  
相襲著龜皆有積龜積以木著積以草筮如執玉高  
之法猶存而龜卜之法則後世無傳矣

中庸義一

上

王甲其容俯子貢曰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  
亡之體也於是乎取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  
亡矣夏五月公薨仲尼曰賜第二十六章鄭氏所  
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

謂至誠之德箋鄭康成註云此言至誠之德既第二

十七章 禮儀經禮也 威儀曲禮也箋古註禮儀三

六十官言三百者舉其成數耳威儀三千即儀禮行  
事之威儀又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註云經  
禮謂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禮謂今禮也今  
章句不取者蓋儀禮為經曲禮為傳不得以周禮合  
曲禮言之也漢興魯高堂生所傳儀禮十七篇戴勝  
戴德皆傳之其後河間獻王復得古經三十九篇合  
五十六篇今行於世者十七篇又王周公之法制  
具在於是唐韓昌黎嘗苦其難讀其篇始於冠婚終

於有司之倣曲禮乃引儀禮之正經也禮記仲尼燕居篇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嚴陵方氏曰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其言正與此合

**第二十八章 文**

**書名語錄云大行人巡行天下考字**箋周禮秋官大行人七歲象

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摯史諭書名聽聲音鄭註書名書之字也賈公彥疏古曰名今曰字又外史掌

達書名於四方疏正其字使四方知而讀之又引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古

之文字少則曰名今之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溢也秋官象胥之職掌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者其有才知

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緹又總名之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胥

音上**軌轍迹之度**箋周禮考工記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又

孝經序必駢殊軌轍疏云兩轍**第三十章 律天時者**

**法其自然之運糞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箋朱子格律言云天時

曰律如律調之也水土曰糞如服糞之也愚按記禮運云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

原而弗敬也又云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王制云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又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冥膠

燥濕又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此意大抵與或問及纂疏之釋相似**第三**

**十三章 屋漏室西北隅也**箋爾雅釋宮文云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西南隅

為與東北隅為宿東南隅為突宿音願東北陽氣始起有養萬物故曰宿突音杳深也禮書圖象見後

中庸箋義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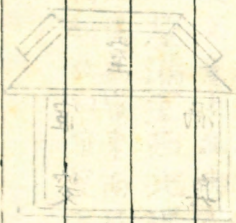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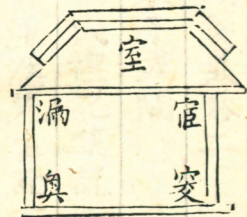
三



中庸章句箋義卷之一

中庸箋義一

七



中庸或問箋義卷二

朱子或問

豫章後學趙惠箋

按衛氏禮記集說云按中庸一篇會稽石氏集解自濂溪先生而下凡十家朱文公嘗為之序已而自著章句以十家之說刪成輯畧別著或問以開曉後學然十家之說凡輯畧所不取者朱氏或問間疏其失然僅指摘三數言後學或未深解今以石氏本增入庶幾覽者可以參繹其旨意其有續得則附於朱氏之後

中庸箋義序

愚按集說所引中庸解凡六十餘家亦可參考若朱子或問間疏其失者則衛氏集說雖詳然趙氏纂疏亦可見大畧矣又按中庸序云凡石氏之所輯錄者即會稽石氏名敦字子重十家之說則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延平楊氏名時字中立龜山先生藍田呂氏與叔橫渠張氏建安游氏定夫涑水司馬氏上蔡謝氏顯道河東侯



四十七篇按太史公作仲尼世家但言子思嘗  
困於宋作中庸而未嘗言若干篇目惟朱子定  
為三十三章得其正矣或曰王恭懿之言若未  
可據然孔叢子乃孔子八世孫鮒之所集錄也  
其言豈無徵與晁氏讀書誌載子思子一卷如  
孟軻問牧民之道見於此書則所謂中庸四十  
九篇者豈非混子思子與中庸二書槩言之然  
亦不可考矣

中庸或問箋義卷二

朱子或問

豫章後學趙

惠 箋

第一章 此吾性所以純粹至善非若荀揚韓子之

所云也 箋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稟括柔矯然後直純金必將待鑿

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又曰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也曰是不然

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偽之情者也揚子脩身篇云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

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韓愈原性云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

有上中下三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以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而已矣情之品有上中下上焉者

中庸箋義二

之於七情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情也有所

得有所亡然後求合乎中下焉者之於七情也亡愈

甚直情而行者也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愈

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

始善而進惡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

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東坡蘇氏之論數子則曰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

於為文未嘗立論也諸子之為書喜於立論而爭起

孟子曰人之性善孟子既已據其善荀子不得不出

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

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孟子之所謂性善出於其

師子思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非焉然後知子

思之善為論也其論離性以則曰韓愈取三子之說而

折衷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是未知所謂性者

而以才者言之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

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



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離性以為情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也愚按荀揚韓子之所云不可不詳說而明辨故其大要書之則覽者不待辨說而自明矣若性善之說乃孟氏擴前聖之所未發而蘇氏謂其立論是乃自為立論之失而未也善論荀揚者但可謂其欲求勝而卒莫之勝也愚又謂先儒言性致辨於荀揚韓子者多矣有董仲舒言性在楊子之前而先儒曾無一語及之者按春秋繁露實性篇云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之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臣為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性之質也無教之時何處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為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成於外者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之所為有所至而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遠故曰性有善姿而不能為善也天之所為止於爾

中庸義表二

與禾以麻為布以繭為絲以米為飯以性為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性情質樸之能主也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衆何為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為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為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有不可以名性者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伏二十日而後能為繭繭待渾以官湯而後能為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善教訓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主也切詳仲舒之言亦不能無病故引之以附於荀揚韓子云

**豺獺之報本睢鳩之有別**  
爰記月令孟春之月獺祭夏小正正月啟蟄魚陟負冰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季秋亦獸肥之時豺乃祭獸而後食之此皆報本之義愚又按戴記云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者言解蟄也獺祭魚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

朱子詩傳睢鳩水鳥狀類鳧鷖今江淮有之生有定  
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列女傳以為人未  
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故毛傳語錄程  
以為摯而有別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語錄程  
子舉彈琴而知殺心召鬯者主人彈琴於屏至門潛  
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耶遂反將命者以  
告主人遽自追問其故鬯具以告主人曰我向鼓琴  
見螳螂方向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都  
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也豈此為殺心而形於聲  
乎鬯笑曰此三辰失行箋記鄉飲酒云紀之以日月  
足以當之矣也疏云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  
也疏云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  
大火也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是三大辰也天之  
政教出於大辰又爾山崩川竭箋國語周幽王二年  
雅云大辰房心尾也西周三川竭岐山崩

中庸箋義二

三

伯陽父曰夫國必依山山川山崩川竭亡胎殯卵血箋  
之微也十一年幽王乃滅周始東遷胎殯卵血箋

記云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則樂之道歸焉耳  
鄭元註曰內敗曰殯殯裂也疏懷任在內死曰殯卵

折不成子為殯殯古之人制祭服而設旒纁箋按杜  
預音濁血任音壬

云黃帝作冕垂旒目不視邪也充纁示履之有紃以  
不聽讒言也註纁者黃色之綿為之

為行戒箋周禮天官屨人註履有紃有純者飾  
也士冠禮有青紃緇紃黑紃紃謂之拘繩著

罍屨之頭以為行戒王樽之有禁以為酒戒箋周禮  
燕童子不履紃紃音勅

尊彝之職掌六尊六彝皆有舟尊皆有罍鄭司農云  
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禮器圖云舟滿則覆所以戒

飲之沉酒也罍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鄭康成曰上  
蓋為山雲雷之象酒則取其陽氣發達雷震之威則



欲其起敬也 **第二章** 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

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為無忌憚也 後漢胡廣字伯始初舉

孝廉第一桓帝時為太尉是時大將軍梁冀專擅政柄凶熾日熾廣依阿其間時人語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唐德宗時翰林待詔王伾善書

山陰王叔文善棋俱出入東官娛侍太子德宗崩太子即位是謂順宗任文用事柳宗元為監察御史與

陸淳呂溫李景儉劉禹錫等依附任文定為死友日與遊處踪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 **第四章** 刻意尚

憲宗即位任文宗元等盡行貶逐 **第十一章** 漢書藝

行驚世駭俗 箋莊子刻意篇刻 **文志** 劉歆論神仙家流 箋漢藝文志曰神仙家二百五卷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

意尚行驚世駭俗 **第十二章** 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

真或者專以為務則欺誣怪迂非聖王之所以教也 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顏師古

註云禮記載孔子之言索隱求索隱暗之事怪迂之說要令後人有所祖述非我本心藝文志之言乃班

固援劉歆論 **第十二章** 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 家者流之說

矣 箋按韻書費字在八末者芳味切註散財用也其音如論語惠而不費之費又同韻及六至所收二

費字悲位切乃魯邑名及姓如固而近於費及費惠公之費若費隱之費則當讀惠而不費之費蓋費者

散也散乃廣之義故朱子釋以用之廣者正如財用之散是費有廣之義又有用之義焉古註疏音作弗

解為詭譎而隱如巢由洗耳之類其義不同 **易首乾坤而重咸恒皆此意**

也 箋史記外戚世家云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矍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記哀

公問篇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古之為政  
愛人為大所以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  
至矣大昏為大註大昏國君娶妻禮也

### 第十六章

鬼神之義孔子所

以告宰子者見於祭義之篇已詳

祭義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

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  
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歸土此之謂鬼骨肉  
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烝蒿悽愴  
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  
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為是為  
未足也祭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教民反  
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

### 第十七章

至於顏跖壽夭之不齊

史

記伯夷傳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  
也屢空槽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  
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

### 第十九章

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

箋魏司馬懿之子名昭為

相封晉公子司馬炎篡魏曰武皇帝國號晉尊司馬昭為文皇帝故以昭為諱也

及其於

太廟之室中羣昭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南

牖之下

箋按三禮辨云宗廟昭穆或問之說詳矣但謂於于太廟之室中則羣昭羣穆之主皆入

列于牖下則小誤耳逸禘洽禮昭穆各用一尸蓋周  
之中世先王先公之位已凡二十餘所矣使南北相  
嚮各列于牖下則其簋簠豆之盛東西各二十許  
筵乃能容之假以宣王考室之時言之后稷東向先  
公不窋以下十一尸先王太王以下十三尸南向北  
向是昭穆各十二矣每尸設二十六豆二十六簋九

中庸家義二

五



組八簋六鉶又有爵登祝版幣篚之屬及尸與主賓  
獻酬之地蓋比明堂三倍之廣必不然矣而二十餘  
尸各十一獻又有三酬亦非一日所能行也愚嘗因  
李氏之說而考之禮記曾子問七廟五廟無虛主惟  
祫祭於祖則無主又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  
孔疏云祝迎高曾祖禰四廟而於太祖廟祭之天子  
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四廟者舉諸侯言也主謂  
羣廟之木主也主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一尺主出入  
廟必踣據曾子問言止於四廟六廟之主者此時祭  
之祫小祫也公羊穀梁傳文公二年云毀廟之主陳  
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毀廟之主蓋  
素在太廟今就取而陳列之於太祖之前未毀廟之  
主則自外而入升於太祖之廟韓愈禘祫議夫祫者  
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廟獻懿二祖即毀廟  
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時豈得不食於太祖乎  
名曰合祭而不得與焉不得謂之祫矣者此三年之

中庸卷義二

六

祫大祫也先王制禮必象天道故月祭象月時享象  
時三年之祫象閏五年之禘象再閏詳此則或問之  
言羣昭羣穆入乎此者兼大祫小祫而言也陳祥道  
禮書禘祫禮載鄭氏禘祫志言禘祭之禮太王王季  
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  
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  
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  
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階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  
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異東面以次亦繼  
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  
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  
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逸禮稱二尸者據文武  
之廟及太祖昭穆而言也其實太祖廟三尸也故云  
禴昭尸如穆尸之禮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  
無泛齊酒外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元酒等  
一如禘祭於文工之廟無降神之樂其課專用鷄彝

鳥彝朝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其迎尸出在堂  
之時其後稷文武之尸皆南向餘尸主如室中之左  
右也合樂時作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  
各一日繹祭則同一日註云凡祭之禮質明行課謂  
之晨裸繼以朝踐次乃饋熟以下是則每廟各行此  
禮以其禮煩不可以一日而畢又兼朝踐之義陳祥  
道辨之云鄭氏誤以禘禮為大禘禮為小強生異義  
遂謂禘不迎羣廟之主乖謬之甚愚因鄭說推之禘  
之迎主不迎主固未可知若謂昭穆各用一尸以及  
禮文之殺恐亦或然故杜預云逸禮記禘于太廟之  
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以此言之則禘祭之  
羣昭羣穆惟多昭一尸穆一尸而已合七廟之主而  
言則九尸合五廟之主而言則七尸三禮辨亦引逸  
禘禘而言昭穆各用一尸者乃昭一尸穆一尸而李  
氏考之不詳誤以為羣昭羣穆皆立尸故有二十餘  
尸之疑也尸既不備則邊豆簠簋之殺恐亦當如鄭

中庸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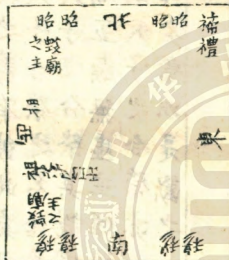
氏之說也李氏云尸各十一獻此因賈公彥之說也  
賈公彥曰禘有十二獻禘九獻禘之十二獻此語必  
因少牢饋食禮尸有十二飯而言然禮器云一獻質  
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註云一獻謂羣小祀三獻社  
稷五祀五獻四望山川七獻謂祭先公此語可據者  
孔穎達疏云周禮司服元冕一章祭羣小祀故知一  
獻當祭羣小祀絺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故知三獻祭  
社稷五祀毳冕五章祀四望山川故知五獻祭四望  
山川鷩冕七章享先公故知七獻祭先公也以此例  
之則先王或是九獻若曰十二獻者特牲饋食禮主  
人主婦既醑尸畢然後長兄弟洗觶為加爵獻用爵  
加用觶加在獻數之外加爵之時邊人加邊之實醢  
人加醢之實以此推之則亦恐九獻之後必子姓兄  
弟羣昭羣穆分之於理亦順則無妨於一日所行矣  
詳著於此以俟考禮者訂之愚又按致堂胡寅讀  
史管見云王鄭言禘禘之義不同從鄭則園丘宗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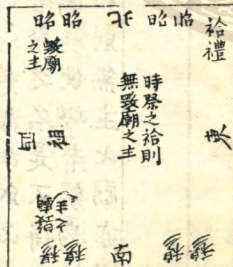
皆有禘名從王則禘禘并為一祭夫宗廟之祭莫大於禘禘而自漢以來紛紛莫定非真儒擇經訓何以折衷真儒曰天子禘諸侯禘大夫享庶人薦此尊卑之等也禘禘者合祭之名天子有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餘廟以昭穆合食於前是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合羣廟之主而食於太廟是之謂禘以此而斷禘禘豈不明哉若四時之祭有禘之名特漢儒刺經作王制撮拾煨燼其文蓋不純合周禮宜其載禘禘之義有彼此交錯之失也愚謂胡氏必以禘為天子合祭之名禘為諸侯合祭之名是不得以禘為天子之合祭其說獨與諸儒異使學者疑焉記曰七廟五廟無虛主惟禘祭於祖則無主七廟亦以禘言則天子之合祭亦謂之禘矣當以是斷之

中庸義義二

禘禮圖



禘禮圖



春秋傳以管蔡邳霍為文之昭邗晉應韓為武之穆

箋春秋傳二十四年周襄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邳霍魯衛毛聃邰雍曹滕畢原鄭郟文之昭也子又僖五年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叔王季之穆也註疏管國榮揚京縣東北雍國在

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鄴國在始平鄠縣東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

野王縣西 **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北有邠城 箋穀梁文公二年丁丑作僖公主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壞音怪註禮

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愚謂易檐者易其重承壁板而新之改塗者加以

聖飾於墻 **后稷為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

壁之類 **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

**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

**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

**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

箋按史記周紀后稷子不窋

中庸箋義二

不窋子鞠鞠子公劉公劉子

慶節慶節子皇僕皇僕子差弗差弗子毀隄毀隄子

公非公非子高圉高圉子亞圉子雲都或曰雲都亞

圉弟亞圉子公叔類公叔類凡四名一名公祖一名

組紺又名諸蓋字叔類號曰太公如此則組紺上距

后稷凡十一世組紺即太王父而太王即古公亶父

也太王之子武太姜生子王季王季之子成王上距組紺五世成王

子康王名釗康王子昭王名瑕由此推之可以知其

曰昭曰穆曰祧曰遷曰 **謂之文世室謂之武世室**

文世室武世室蓋本於禮記明堂位之言魯公之廟文

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註此二廟象周有文

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魯公伯禽也武公

伯禽之元孫也名敖孔穎達疏云文世室者魯公伯



禽有文德也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元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愚按記禮者之意謂周有文王世室武王世室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故魯有伯禽及武公之廟得以象文王武王不毀之廟也後儒因明堂位之文遂言周有文世室武世室也按三禮辨陵陽李心傳曰文世室武世室此條實甚誤矣武公之廟蓋已久毀成公三年季孫宿以鞶之戰有功而立之春秋書立武宮左氏公羊並譏之謂不宜立也世室屋壞左氏謂之太室公穀謂之世室武煬皆稱官無所謂武世室也諸儒或引此以證文王武世室誤矣

**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王之廟為世室誤矣**

**除謚法** 箋始皇紀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其除謚法

**天子之山節藻梲復廟重檐諸**

中庸箋義二

**侯之塾壘斷龔大夫之倉楹斷楹** 按禮記明堂位

檐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也註山節刻楹虛為山也今之斗拱是也藻梲畫侏儒為藻文也侏儒梁上短柱也復廟上下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即今之板檐以蔽風雨者也刮楹達嚮者刮楹以密石靡柱也達鄉者達通也鄉謂窗楹也每室四戶八窗窗戶皆相對以楹戶通達故曰達鄉也又穀梁莊二十四年禮天子諸侯駟墼大夫倉士蕞士蕞者士則以黃飾之也丹桓宮楹刻楹非禮也禮天子之楹斷之龔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楹斷之龔之大夫斷之士斷本刻楹非正也註非正謂刻楹丹楹也今纂疏所釋大畧皆禮記穀梁註文又按國語趙文子為室斷其椽而龔之張老夕焉不謁而歸若趙文子之龔其椽臧文仲管仲之山節藻梲皆大夫之嚮也復音福重平聲鄉音向靡音磨難他苟反

**後世公私之**

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

始也明帝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

子不敢有加焉

箋上二條並見後魏晉循之遂不能

孝明之亂命註

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

箋魏明帝青龍四年高堂隆生上疏曰凡

帝王徙郡立邑必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官室則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未為禮晉武泰始二年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廟祭征司府君以下漢征司將軍司馬鈞并景帝凡七室晉初建國用魏廟行祭司馬公所謂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蓋可知矣裴秀傳元之徒尚欲其君尊漢文以日易月之制廢先王之禮經此司馬公所以不能已於言也

中庸箋義二

士

太始十年七月皇后楊氏殂八月葬元皇后于峻陽陵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博士陳達議以為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以為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為無事宜卒哭除衰麻司馬公罪之所以為萬世之坊也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箋見叔孫通之

舞禮註原者再也如周禮原蠶禮記末有原之原原廟謂又一廟也又按胡致堂讀史管見云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妄也且衣冠出遊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遊之乃築復道於武庫南於禮褻矣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也其後漢明帝遂有朝原陵之失此舉蓋生於原廟祭豈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愚又按原廟之儀至宋未改故楊龜



山語錄云今太廟却闕了只嚴奉景靈官是舍先王之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也豈不過乎

前世徒知譏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

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

笈漢惠帝四年帝以

朝太后於長樂宮及聞往來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於武庫南奉常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司馬光曰過者人之必不免也唯聖賢為能知而改之今叔孫諫孝惠乃云人主無過舉遂教人君以文過遂非也豈不謬哉漢明帝紀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帝崩于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章帝章和二年正月

中庸卷義二

十一

壬辰帝崩於章德殿年三十一纂疏引文集曰不起

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寢廟之詔明帝固不得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顛之

考其羣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別有所處

矣

笈春秋傳宣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顛嫁

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昭公二十五年冬十一月宋元公夢太子欒即位已與平公元公父服而相

之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華向以為

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得保首領以

沒唯是楸柎所以藉幹者楸柎柎中芥米幹骸骨也

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宋國之法死生有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墜襄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

秋窳穿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禘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之請謚以共大夫從之何咎

柳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

神祖嘗有意於此矣

箋按陸佃即陸師農號陶齋放翁務觀之祖也朱子語錄神宗

欲立廟制時張琥則以為祧廟祧廟只移一位陸師農則以為祧廟皆移一匝如師農之說則是世為昭穆不定豈得如文王却是穆武王却是昭如我穆考文王又我昭烈考武王又如左傳說云云文之昭也云云武之穆也昭穆是萬世不可易豈可知陸氏之說陸氏禮象圖多有杜撰處不知當時廟制後來如何不行林擇之曰自通典後無人理會得本朝但有陳祥道陸佃畧理會得陳祥道理會得穩陸師農也有好處但

杜撰處多 若曰未及營表

箋漢禮樂志奏請立碑雍營表未立晉語所謂置節

中庸箋義二

十三

苑設表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

箋按或問此語蓋宋熙寧九年神宗以郊廟禮文詔糾詔陳襄陳清臣王存王履何洵直孫諤楊完就太常院檢討歷代沿革以詔考其得失又命陸佃張璪詳定是時林希字子中福州人同知太常禮院皆預討論之數至元豐八年詔吏部郎中曾肇禮部郎中林希兼著作職事官掌國史實錄編修歷日或問所謂後日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指林希而言也朱子謂所宜深探遺旨持書總序以昭示來世而畧無一詞以及之深以為恨然愚謂在當時承詔考禮者有楊完撰進宋郊廟禮文三十一卷其目見於晁氏讀書志惜其書不可見矣或問謂南渡後故都淪沒權宜革制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則楊完所撰在南渡後已無從而見之矣故朱子奏議云本朝廟制今



日雖未及議尚期還於舊都考神宗之制而一新之  
以正千載之謬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裕享之  
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此朱子所以追咎於  
秉史筆者之無所紀錄歟然讀中庸或問者往往未  
有致意於此使往哲追咎之意千載  
不明故詳著其說以伸朱子之志云  
陸氏所定昭穆  
之次又與前說不同而張琥之議庶幾近之  
陸山陰陸氏曰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序如此所謂率親等  
而上者也即言士二廟亦何嫌於降殺以兩不完又  
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方其為父則稱  
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  
上也豈可謬哉張璪何洵直謂昭常為昭穆常為穆  
左者不可遷於右右者不可遷於左既為昭矣又有  
時而為穆是亂昭穆之名此說非也苟為昭者不復  
為穆為穆者不復為昭則是昔嘗事父為之子者今

中庸象義二

七

雖有子不得為父苟復為父則為是亂父子之名可  
乎又曰太祖之廟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迭毀  
如周以后稷為太祖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  
成王為穆康王為昭昭王為穆此七世也其後穆王  
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自右而左居昭位武  
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  
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者或以左傳泰  
伯虞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管蔡邠霍文  
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又以書稱穆考文王乃  
謂文王世次居穆武王世次居昭昭王季親盡而遷則  
武王入王季之廟為昭文王仍為穆康王入武王之  
廟為昭成王仍為穆穆王入康王之廟為昭昭王仍  
為穆即廟觀之是子復為昭父更為穆尊卑失序亂  
昭穆非禮意竊以謂世次與廟制不同世次無遷法  
而廟制親盡則移蓋周后稷至文武十有六世此世  
次也世次無遷法故自不宥為昭鞠陶為穆推遷而

下王季當昭次文王當穆次故左傳以世次推之則昭生穆穆生昭而泰伯虞仲管蔡卨霍於周為昭統仲統叔邗晉應韓於周為穆杜預所謂以世次計故泰伯虞仲於周為昭是也王者世次雖歷無窮而廟事七世禮有致迭如王季親盡而遷則昭穆移易有如文王今弗與王季對而對武王則父道在文王武王宜居穆廟成王今弗與武王對而對昭王則父道在成王昭王宜居穆廟豈可不即七廟不定昭穆而欲從先儒遠攀世次文王廟常為穆武王常為昭乎蓋王者廟事七世以事生之禮事之至其去祧為壇為墀則與事生異矣故國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知廟次昭穆與世次異矣且禮緣人情而作父昭子穆其次何常之有對父則身為之穆對子則身為之昭故周廟王季一遷則昔之右者今左左者今右矣至於酒誥所謂穆考文王則如詩之昭考烈考云爾或者又以檀弓云明日祔於祖父則孫從王父之

中庸要義二

五

位亦卑聖尊何以無嫌竊以為不然蓋祔廟與遷廟異故周卒哭而祔練而後遷廟練與卒哭相去甚遠何以證遷廟之法且穆王初祔未練則王季未遷昭穆未動與祖昭穆同班則祔於康王之廟所謂祔於祖父也祔於祖父則非專其廟而襲其處自無壓父之嫌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以孫與祖昭穆同如王季既遷文王居昭成王昭王次焉武王居穆康王穆王次焉所謂孫與祖昭穆同者也周官小宗伯既掌辨廟祧之昭穆小史又掌奠繫世辨昭穆則明世次先後與廟祧之昭穆異矣至於大禘遷廟之主陳於太祖未遷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自太祖以來祧主咸在其昭穆即依世次與七廟常祀昭穆不同故小史又曰大祭祀以書叙昭穆之祖蓋也說者以為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則王季雖遷而廟中常祀尚用不窳以來世次則昭穆一定何必辨而叙之唯其遷易不常故使辨而叙之也說者又謂劉歆曰孫居



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先儒以為孫從王父之位則是以為孫居王父之處則非矣故記殤者從祖祔食蓋王父在廟其孫從之非謂入其廟與祖相代者入其廟而襲其處是不然也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此言祖孫可以並坐則知與遷法王父去祧孫襲其廟異矣且孫從王父之說本施於祔故禮曰從祖祔食至於迭遷則王父去廟而孫襲王父之廟則祖自於彼孫自於此不得謂之從也說者又謂廟次以子代父古無此禮亦已惑矣玉藻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以子代父理固然矣孰曰廟次不得以子代父乎儀禮將旦而祔此祔廟之法也非關遷廟也禮記祔葬者不筮宅祔必以其昭穆此祔葬之法也非關遷廟也又曰殤者從祖祔食此祔祭之法也非關遷廟也又曰殷朝而殯於祖此殯之法也非關遷廟也然則孫從王父皆以祔祖而言則與遷廟異明矣祭統曰昭穆者

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故有事於太廟則昭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則子或壓父尊卑失序豈所謂不失其倫者邪已上皆陸氏說又張琥諸書中或稱張瑛者吳郡張氏璩曰以周制言之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則所謂父昭子穆也然則王季親盡其廟既遷武王自右而上從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何也蓋昭穆以定位也武王既為昭矣則其位在左自為尊卑而無與於文王之穆也又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此其所以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也及乎合食於太祖之廟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而世次雖遠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蓋禮有三本而祖者類之本故孫常從祖而不從父所以不從父者不獨嚴重本之義亦嫌於代父也是以武王常從王季而為昭成王常從文王而為穆故廟制世次並行而不相害今若以王季親盡毀廟文王自右而左居

昭位武王自下而上居穆位及合享之祭而文王復為穆武王更為昭則是一身既為昭矣又有時而為穆既為穆矣復有時而為昭不唯亂昭穆之名又考之經傳無所據矣且生居處沒而殯葬以至祔祭入廟為尸賜爵皆孫從祖而不從父所以昭穆常用世次奚至於廟次獨不然乎已上張氏之說與陸說不同合而觀之

## 第二十章

唯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

其義自見

樹之云者相應箋按禮記集說新定顧氏曰蒲盧水草

盧譬為政之敏猶孟子以置郵傳命譬德之流行也愚按顧氏之說與沈說亦同竊詳以為果贏者蓋家語云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蓋說必惑於待化之義而鄭氏有果贏土蜂變化之說而程子亦因之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微箋漢書本傳賈捐之字君房賈

## 中庸義二

七

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元元年珠厓郡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不當擊上使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捐之對曰聖漢初興平定天下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修文時有獻千里馬者不受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路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願遂棄珠厓上從之後以數短石顯棄市愚所謂授節委

積者比長遺人懷方氏掌之於經有明文

箋周禮地官比長之

職凡徒于國中及郊者則為之旌節而行之遺人掌邦之委積有鄉里之委積門閭之委積郊里之委積野鄙之委積縣都之委積鄭註少曰委多曰積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愚又按授節委積之詳

## 第二十一章

秋官大行人小行人之職亦當兼考



以知語明以行語誠為得其訓乃顏子好學論中

語箋按論語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章註文畧引顏子所好何學論而通書後語亦略引之今全錄於此使學者讀之庶知顏子之所以好學者其理無越乎此矣程子文集論曰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於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為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蓋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道必先明

中庸義二

六

諸心知所養作義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及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  
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  
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  
人生而知之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  
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  
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之也孟子  
則學而知之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  
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  
巧文麗辭為工繁華其言鮮有至於

### 第二十三章

道矣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且以養由基為說

笈此蓋喻致曲之意就一事上用  
志者養由基蓋楚共王時善射者

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子與晉戰潘阝之黨與養由基  
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言其能射穿七重甲也晉呂  
錡射中共王之目王召養由基與之  
兩矢使射呂錡中其項以一矢復命

### 第二十八章

中庸義二

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頒於冬官

雙周禮冬官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

匠般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愚按冬官其工有輪人為輪輪人為蓋輿人為車  
輿人為輶車  
人為車之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

則又每九歲而一喻焉

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制內史

掌王之八枋之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  
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註云書若堯典禹貢  
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  
文字得能讀之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  
徧存三歲徧煩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解  
命九歲屬瞽史協書名聽聲音註存煩省者王使臣  
於諸侯之禮屬猶聚也象胥譯官  
胥音醋胥謂象之有才智者也

### 秦滅六國然後車



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隸書為法

箋史始皇紀始皇因齊人奏上鄒衍

論著五德之運以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水六數衣服旌旄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車同軌書同文字周禮保氏六書註云象形會意轉註指事假借諧聲此古書法也周宣王時太史史籀作大篆與古文小異後人名曰籀文秦丞相李斯增損大篆與同而為小篆亦曰秦篆古文可為上古大篆為中古小篆為下古隸書者秦下邳人程邈所作也邈得罪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用以為隸人佐書故曰隸書已上所引出書斷又按法書苑云邕光運以隸書之興於周代謂亥有二首六身如布算之狀按此亥文則春秋已有隸書矣

第三十章

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筴

箋史黃帝紀獲

中庸象義二

二十

寶鼎迎日推筴註昔黃帝得寶鼎神策故下文云於是迎日推筴也神策乃神著也黃帝得神著遂因以推算歷數於是乃逆知節氣與日辰之將來而推之故曰推筴迎日也又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

卒章

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

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故止之例

也箋按衛國風碩人篇云碩人其頰衣錦褰衣碩人指衛莊姜朱子傳云錦衣而加褰焉謂其文之大著也如鄭之丰詩則曰衣錦褰衣裳錦褰裳又曰裳錦褰裳衣錦褰衣朱傳云婦人自言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蓋淫奔之詩此則訓義不同而非惡其文之著者故謂中庸假借而言詩大雅文王之篇於緝熙敬止朱傳以止為助語辭今大學以為安所止與止於至善皆假借也大抵

庸學孟子引詩  
多假借之例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其所以平者無

聲無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

箋朱子格言先生云雖是無聲無臭其闡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所以能變化闡闢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此是就人身上說上下如此說得子細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又是此理顯著之迹看甚大事小事都離這箇不得上而天地鬼神離這箇不得下而萬物萬事都不出此故曰徹上徹下不過如此陳了翁序文之誤箋第一章或問中云所謂改本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為之序者愚按此說即所謂陳了翁序文之誤者蓋陳忠肅公未知程子舊本而於改本為之序也

中庸或問箋義卷二



中庸註疏纂要卷三

鄭氏註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孔穎達疏

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

男 陸德明釋文

豫章後學趙 惠 纂要

天命之謂性

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疏春為木春主施生仁亦

主施生秋為金金主嚴殺義亦主果敢斷決夏為火火主照物而有分別禮亦主分別云水神則信冬主

中庸卷要三

一

閑藏充實不虛水有內明不敗於物信亦不虛詐也  
云土神則知者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義者  
多知亦含者眾故云土神則知性之於情猶波之與  
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性之與  
情似金與鏗印鏗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鏗印情  
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者靜情者動故樂  
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自  
脩正是其不須與離道疏君子行道先慮其微若微  
能先慮則必合於道故君子常戒慎於其所不睹之  
處恐懼乎其所以不聞者言君子常恐迫畏懼於不  
聞猶須慎懼况暗間之處恐懼之不可不慎其獨慎  
其閑居之所為小人於隱幽動作言語自以為不見  
暗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佔聽之者是為顯

戒慎恐懼

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也

慎其獨

見其於衆人之中為之疏言凡在衆人之中猶知所畏及至出隱之處謂人不見便即恣情人皆佔聽察其罪惡章顯故君子恒慎其獨居能謹慎守道也恐鮮能知味也疏按異議云張華辨鮮師曠別薪符朗為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鷄知棲半露

食鵝知其黑白  
此皆晉書文也  
其斯以為舜乎其德如此乃號為舜舜之言充也疏案議

法云受禪成功曰舜又曰仁義盛明曰  
舜皆是道德充滿之意故言舜為充也  
任金華疏北

漢之地其地多陰陰氣堅急故人性剛猛恒好鬪爭故以甲鎧為席寢宿於中至死不厭唯云南北而不

及東西者鄭冲云是必南北互  
舉蓋與東西俗同故不言也  
造端乎夫婦造在莫

能破焉疏事既織細天下之人无能分破也  
之者言事似秋毫不可分破也  
為飛戾天

中庸卷之三

二

疏詩本文云鶯飛戾天喻惡人遠去魚躍於淵喻善人得所此引斷章故與詩義不同也

道不遠人所能行則已所行可以為道若違禮離道則不可施於己又不可施於人則非道也故

云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也  
伐柯伐柯疏此

禮云柯長三尺博三寸  
忠恕違道不遠疏忠者內

者外不欺於物  
胡不慥慥爾慥慥守實言  
失諸正鵠畫布曰

曰鵠正鵠皆鳥名也一行曰正正也鵠直也大射和樂則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也

且眈眈疏情意和樂且復眈之  
誓云予則幣戮汝於人則妻子為幣於鳥

則烏尾為幣左傳云以害鳥幣是也  
之格思



疏此大雅柳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刺時人誠之不

祭祀懈怠記者引詩明鬼神之所尊敬也

可揜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疏此一節明鬼神似

以能生萬物也素彼註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終

物彼以春夏對秋冬故以春夏生物秋冬終物其實

鬼神皆能生人物終物也故此云體物而不可遺此雖

說陰陽鬼神人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故此云藉

明盛服以承祭祀子孫保之言疏師說云舜禪於禹何

是兼人之鬼神也

故云保周時陳

國是舜之後

疏按詩本文憲憲為顯顯與此不

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故也

則有山頽禹湯之父子則寡

令聞父子相成惟有文王

追王太王王季

以王迹

起焉先公組紃以上至后稷組紃太王父亦曰諸藍

藍音置留反以上時掌反疏周本紀云亞圍卒子太

公叔類立太公卒子古公亶父立又世本云亞圍

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

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

天子諸侯絕之不為服所不臣乃服也

疏期之喪

達乎大夫者欲見大夫之尊猶有期喪謂旁親所降

在大功者得為期喪還著大功之服故云達乎大夫

若天子諸侯旁親之喪則不為服也三年之喪達乎

天子者言天子皆服之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者包適

子也天子為后服期三年包之者以昭公十五年左傳云

然後娶故通在三年之中是以昭公十五年左傳云

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

中庸纂要三

三

焉是包后為三年也。直云達乎天子不云諸侯旁親尊同則不降故喪服大功章云諸侯為姊妹嫁於國君者是也。惟父母之喪無問天子及士庶人其服並同。故云無貴賤一也。此一段集註中問中庸云三年之喪又云父母之喪呂氏却作兩段先生謂呂氏所以如此說者蓋是取左氏載周穆后薨太子壽卒之說先生意不取今詳之則呂氏亦是本註疏說故錄之以備參考。序事辨賢疏若司馬奉羊宗伯共雞是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分別賢能堪任其官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此句其屬在下。達道五行之者三。疏若行五德無知不能識其理無仁不能果其行。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能安其事無勇不能果其行。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勸

中庸章句卷三

四

人學誠。變則化。註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疏初漸謂其身也。變則化。之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化。如月令鳩化。為鷹是為鷹之時非復鳩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左傳云地反物為妖。說文作嫫。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嫫。

孽說文作孽。云禽獸蟲蝗之性謂之孽。疏按周語云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又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

莘。號國地名。周惠王問內史過史過對曰夏之興也。禘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禘

初次于玉。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鷩鷩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性之德也。疏誠者是人

鑄今號多涼德。統必亡也。性之德也。五性之德則仁義禮智信皆由至誠。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

而為德。故云性之德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註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

四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疏上經悠遠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上此經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下上經欲明積漸先悠久後能博厚

高明此經既能博厚高明又須行之悠久故反覆言之

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

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

疏二語皆是孔子之言解詩之文

故曰苟

不至德

疏古語先有其文故引古語證之

杞不足徵也

疏論語宋不足徵也此云

杞不足徵即宋亦不足徵此云有宋存焉則杞亦存焉互文見義

吾從周

疏案趙商問孔子吾

莫殞哭師之處皆取法於殷禮何也鄭答之曰今用

五

中庸纂要三

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於已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縫掖之衣何必純用之吾從周

者言周禮法最備也如鄭所言諸侯禮法則從周身之所行雜用殷禮

建諸天地質諸

鬼神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則之

生成萬物者此

在彼無惡云云

疏此引周頌振鷺之篇言微子來朝身有

是天地之所為 美德在彼宋國之內民無惡之在此來朝人無厭倦

故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言君子之德亦能如此故引詩以結 尚綱疏此詩衛風碩人之篇言莊姜初嫁在

成之 加於錦上綱單穀也詩本文衣錦褻衣此云尚綱者斷截詩文也又俗本文衣錦褻裳

中庸註疏纂要卷三終

